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钱谷融 主编

中卷·小说(1949—1984)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中卷·小说(1949—1984)

主 编 钱谷融

副主编 王铁仙 汤逸中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卷)

钱谷融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87千字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 51,701—61,700本

ISBN7-5617-0447-X/G·212 定 价: 5.35元

编委会(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铁仙(华东师范大学)

叶子铭(南京大学)

田本相(中国艺术研究院)

汤逸中(华东师范大学)

孙中田(东北师范大学)

孙玉石(北京大学)

吴小美(兰州大学)

陆耀东(武汉大学)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

范伯群(苏州大学)

俞元桂(福建师范大学)

贾植芳(复旦大学)

钱谷融(华东师范大学)

黄修己(中山大学)

目 录

小 说

初雪.....	路翎 (1)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 (26)
春之声.....	王蒙 (62)
红豆.....	宗璞 (73)
红日(存目).....	吴强
在和平的日子里(存目).....	杜鹏程
红旗谱(存目).....	梁斌
百合花.....	茹志鹃 (102)
“锻炼锻炼”.....	赵树理 (111)
山那边人家.....	周立波 (131)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烽 (139)
创业史(第一部, 存目).....	柳青
在山区收购站.....	骆宾基 (154)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 (179)
李自成(第一卷, 存目).....	姚雪垠
将军族.....	陈映真 (192)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 (205)
尹县长.....	陈若曦 (218)
班主任.....	刘心武 (236)
内奸.....	方之 (259)
西线轶事.....	徐怀中 (290)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弦 (333)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361)
人到中年(存目)·····	湛 容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 (394)
芙蓉镇(存目)·····	古 华
大淖记事·····	汪曾祺 (405)
拜年·····	蒋子龙 (423)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 (445)
围墙·····	陆文夫 (455)
烟壶·····	邓友梅 (473)
北方的河(存目)·····	张承志
绿化树(存目)·····	张贤亮
腊月·正月(存目)·····	贾平凹
棋王·····	阿 城 (558)

初 雪

路 翎

有一次，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王德贵所在的汽车连，奉命从前线附近的地区往后面运送一批朝鲜老百姓。这些朝鲜人在敌人的炮火射程内顽强地生活了好久了，他们是因了紧急的军事情况而疏散的，经过当地政府的再三动员，最后下了命令，他们才肯离开他们的炮火下的家。刘强和王德贵的车子排在最末一辆开出，因为他们这一车全是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带着一群孩子和很多的零碎东西。在十一月末的严寒的黄昏里，刘强和王德贵帮助着妇女们上车，先放上一些比较大的包裹，让几个年纪大的、带孩子的妇女坐上去，然后又继续往车上填塞着东西；天色很快地黑下来了，前沿的炮声激烈起来了，山谷里震荡着一阵阵的巨大的、单调的回响，妇女们的这些零碎的日用的东西，引起了刘强的许多感触。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来到他的家乡上海附近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姐姐带着她们的篮子、罐子、大包小包爬上一辆拥挤的汽车，那时候他才十七岁，在一家汽车配件厂当学徒，他讨厌这些破旧的、他觉得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妇女们总不肯丢掉它们；为了抢救一个包着几件小孩的旧衣服的包裹，他的姐姐就在车轮下被碾伤了。那时候他还不懂得在那些残酷的年代里人民生活的艰难。现在他自己在遥远的祖国有一个家，有两个孩子。解放以前的那七八年，生活是不容易的，于是朝鲜妇女们的这些旧包裹，这些帘子、草席，这些盆子罐子，就在他心里唤起了温暖的感情。特别因为这些妇女们的家是处在敌人的炮火下，这些零碎的东西是在激烈的炮声下从那些单薄而潮湿的小防炮洞

里搬出来的，他心里就非常爱惜，对每一件东西都充满着尊敬。这些东西仿佛在对他说述着艰苦和贫穷，同时又仿佛对他讲述着妇女们一两年来在炮火下的流血奋斗。于是他就愉快而耐心地帮助妇女们安放她们的东西，而且总在说：“还能想办法装上哩，阿妈尼，阿志妈尼，能带上的就带上的吧。”妇女们眼看着车子不大装得下，就不再留恋她们的东西了，有的就想要把自己的已经搬上车的东西再搬下来好让出地方来给别人，特别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大娘，她把她的两床破炕席从车上又拿了下来，她的那种默默无言的神情特别使刘强感动，于是，放到车子上去的任何一件小东西，都叫他觉得这是对敌人的一个胜利。车上装得差不多了，地上仍然放着一些零碎的东西，同时还有好一些妇女没有上车，他却继续在那里一件一件地往上搬着，在车上找寻着缝隙，请坐好的人们又站起来，想着办法。看着这种情形，年轻的助手王德贵有些焦急了。

“不行啦。再耽搁咱们要赶不过去啦。”

“行！”刘强决然地大声说，接着他又用着愉快的鼓动的口气说：“来吧，小王，想个办法替这阿妈尼把背夹绑在车子后边，这两个篮子也绑在后边，……对啦，这样就压不坏啦，这样那两床炕席也放得下啦。”

“这破炕席有什么用呀！”

“老百姓过日子什么都有用的，——哪怕是破炕席，能丢在这里叫敌人一炮打掉么？”

他的愉快而活泼的声音忽然变成严厉的了，并且那闪耀的眼光向着王德贵瞪了一眼。从来不发脾气的刘强，个性其实是非常刚强的。王德贵本来想说：“叫炮打掉的东西多呢！”可是说不出口了。

“好！这笼子里还有两只鸡呢。”刘强的声音又变得愉快而活泼了，他向车上喊着，“阿志妈尼，这个鸡，顶好！”

还没有上车的两个年轻的妇女发出了笑声。其中的一个用一

条花格子毛巾包着头，有一对浓黑的眉毛，眼睛亮晶晶地闪耀着，带着一种吃惊的天真的表情，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热情的、结实得发胖的司机，好象说：“这个人多奇怪，多好啊，他怎么会这么细心呀。”

终于把所有的比较大的东西都安置好了。于是，还没有上车的妇女们带着提在手里的小东西开始上车。刘强抱起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在她的冻得冰冷的脸上亲了一下，把她举上了车。到这时为止，这个女孩显露着大人似的忧郁的神情，一直在看着响着炮火的前沿，敌人打出来的白色的烟幕弹在昏暗的天色里升得很高。这懂事的女孩在想着什么呢？刘强把她举上了车，用朝鲜话对她说：“等胜利了，你们就回来，我们帮你盖一间大房子，啊！”这时那个包着花格子毛巾的，浓眉毛的姑娘正在上车，攀在车边上停下来了，说：“英加，谢谢司机，”随后皱着脸，激烈地说，“她的爸爸叫李承晚在这里打死的！”

那剪着齐眉的短发，穿着红袄子的女孩仍然在忧郁地不动地看着着落着炮弹的前沿。她的母亲，一个憔悴的中年妇女，俯下头来，靠在女儿的肩上。刘强注意到她的怀里还另外抱着一个孩子。那白发的老大娘激怒地说：“我们不是不愿意离开……”说了半句又没有说了，所有的妇女都凝望着她们的毁灭了的村庄和她们的遗留下来的田地，虽然在昏暗的天色中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时助手王德贵已经跑去发动了马达，他担心着，迟了公路上车多，赶不过封锁线。听见马达声，刘强就很沉重地向着司机台走去了，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因为听见了车上面传出来的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他攀上了车子，对里面看着。车上实在太挤了。那啼哭的，就是刚才那个叫做英加的女孩的弟弟，一个大包裹压在他们的母亲的膝上，那孩子就在母亲的胸前愤怒地哭着。那母亲给他奶吃，哄他，他仍然哭着。最初一瞬间刘强设法拿开那包裹，但随即想到，这样仍然是不行的；几百公里的路程，而且夜里面天

气要更冷的。于是他叫那母亲把孩子给他，他说，他们有两个人，可以把这婴儿带到司机台里面去。做母亲的迟疑了一下，望着周围的人们，但这时刘强已经伸手把孩子抱过来了。

“辛苦啦，谢谢的……”那母亲激动地说。

“不谢！小王！”刘强喊，为了免除那母亲的不安，他特别用一种愉快的、幽默的腔调大声喊着，“来，小伙子，咱们找到一个活儿干啦！”

“什么啦！”小王跑过来，他惊奇着刘强今天怎么会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

“这活主要是你的！”刘强愉快地说，跳下车去，不由分说地把孩子塞在王德贵的手里了。

“这怎么好弄呢，我不会抱孩子呀！”那十八岁的青年助手说。

但这时刘强已经甩下了披着的大衣，脱下自己的上衣来包在孩子的身上了。

“咄！”他说，“做这么回把妈妈不委屈你，将来你还不是得有儿子！拿大衣包着他，拉屎拉尿的就拿我这破衣服垫着！”

王德贵很不满意——这老司机今天太婆婆妈妈了，妨碍了完成任务怎么办呢——然而他仍然羞怯地笑了。他捧着孩子的那姿势实在笨拙，就象捧着一盆热水似的，车上的妇女们，虽然不大听得懂这两个司机的对话，也都笑起来了。刚才那沉默、苦痛的空气一下子变成了愉快的，那头上包着花格子毛巾的、浓眉毛的姑娘笑得最嘹亮。王德贵很不满意这些笑声，浑身热辣辣的。

“这有啥好笑的呀，咄！”他激怒地向着那姑娘说，可是那个羞怯的微笑，仍然违反了他的意志，一点也不给他争气，来到了他的嘴边。

于是那姑娘笑得更响亮：这个连孩子都不会抱的小司机是多么有意思啊！

司机台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迎着寒风，这台嘎斯车投入了

公路上的激烈的斗争。

驶出了山沟，上了大公路不久，防空枪响了，远远近近的所有车灯一下子熄灭了。迫近了敌机的封锁线。为了离前面的车远一点，刘强把车停了一下。他从司机台后面的小窗子看了看车上的人们，听了一听。妇女们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

“这些妇女行！”刘强说，“怎么样，这个妈妈当得怎么样？”

“别逗啦。今儿你哪来这么婆婆妈妈的！”

王德贵显得很不高兴。那个孩子搞得他很紧张，他生怕弄痛了他，生怕他哭，——一哭起来，车上的那个头上包着花格子毛巾的姑娘就要笑了——但愈是这样，那孩子就愈是不安宁，他一喘气就哭出来了。

“看你这家伙，能这么抱的吗？轻一点，让他的头枕着你的左胳膊弯——你这小伙子真笨啊！”

“本来我没抱过孩子嘛！——你叫我背一百斤都比这舒服！”

“别发牢骚，行哪。看哪，小宝宝，”刘强从驾驶盘旁边弯下腰来，对着那孩子的脸说，并且吻了他一下，“吓，我的这小宝宝真乖，不哭啦，妈妈在上面啦，将来长大了你也学开车吧。”

王德贵斜着眼睛，很不以为然地看着这老司机。吓，这个从来都是刚强的人今天怎么会这样！这么个孩子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呀，说不定一会儿就拉你一身！

敌机凌空了，照明弹从前面一直挂过来了。刘强的脸上马上有了凛然的、严肃的神气，他的眼睛里出现了王德贵所熟悉的那种绝对的冷静。他又侧过头来向着车上面听了一下。王德贵看出来他那脸上的意思是：“停在这里吗还是冲过去？”

“冲吧！”王德贵说。

“你把孩子抱好。”

于是这台车开动起来。它超过了停在路边上的一台车，在照明弹的亮闪闪的照耀下箭一般地飞奔出去了。它又追上了两台死

命奔驰着的车，敏捷地超过了它们。这时候炸弹在左前面远远的地方爆炸了，天上的照明弹熄了一批又来了一批，这一次足足有六七十颗，挂上了十几里路。

“赶上了，他妈的！”刘强说，“这孩子也真乖，他知道叔叔们在跟美国鬼子斗争，他不哭啦。”他说，但他的冷静的眼睛仍然直盯着面前的被照得发白的公路。

今天的敌机封锁区好象比往常扩张了一些。但即使在往常，这里也是敌人的重点封锁区了。刘强听不见敌机的声音，但是他感觉到现在敌机是飞得很低，因为今天有云层，而且这一带是大开阔地。突然的一梭子带着红色曳光弹的子弹落在右边几十米外的田地里了。刘强猛烈地煞住了车，刚一煞住车，就看见前面一百米以外的一团爆炸的白光。很明显，敌机在捕捉他。如果他刚才不煞一下车，他就会落在炸弹的威力圈里面。现在敌机是绕过去了，于是他立刻又开动车子，绕过刚才的弹坑，用全部的速率奔驰起来。这时这个老练的司机的心里才有了真正的紧张，并觉得一种痛苦：如果一颗炸弹落在他的车上，他将如何对得起这些朝鲜妇女？虽然他看不见车上的妇女们，但他觉得她们是那么沉静地凝望着前面的道路，好象是，即使炸弹落在她们身上，她们也决不会动弹一下的。——那些年老的、憔悴的、或者包着花格子毛巾的、年轻的，她们的沉毅的、闪亮的眼睛激动着他。他觉得这车子不是他在驾驶，而是自己在飞驰——那些妇女们的沉静的、屏息的、一动不动的姿态好象给这台车长了翅膀。

在车子猛然停住的急剧的震动里，王德贵撞在车台上，头上流血了，但他唯一的思想是紧紧地抱住孩子，不让他受到损伤。在紧随着而来的那一声爆炸里他不觉地弯下腰去俯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已经又睡熟了，无论是震动或是爆炸声都不曾使他醒来。现在这台车正处在几颗照明弹的光圈的中央，照这样的速度，还要有一刻钟才可以脱险。在照明弹的亮光下，王德贵第一次对着孩子的圆圆的脸看了一眼，这才注意到，这孩子原来是长得很俊

的，紧闭着的薄薄的嘴唇非常可爱地翘着，黑黑的睫毛贴在面颊上。于是孩子在他的紧张着的内心里面唤起了模糊的甜蜜的感情。

“好极了，咱们就这样干下去吧！”他想，意识着自己是在从事着英勇的工作，无论对于司机老刘，或是对于车上的妇女们和这个孩子，他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人，“我不久就可以自己驾驶一台车了，——笑我不会抱孩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不远的爆炸的闪光打断了他的思想，他赶快地把孩子又搂在胸前。接着，在车子的右边闪起了强烈的光亮，显然这个爆炸比先前的那个更近，于是他迅速地把孩子移到里面，拿自己的背对着车门。爆炸的气浪似乎把车子掀动了一下，但是车子仍然在一直向前开。

“干不着就算我的！”刘强说，冷静地、笔直地看着前面。

王德贵心里的那个模糊的甜蜜的感情更强了。这是对于孩子，也是对于自己的。眼看着没有遭到损害，就要脱离危险，他就抱起那熟睡着的孩子来忍不住地在孩子的小脸上亲了一下。同时他偷偷地看了刘强一眼，看刘强是否发觉了他。“笑我哩，这些女人，难道我真不会抱孩子吗——你看我抱着他一点都不哭。”于是又对那孩子亲了一下。孩子脸上的奶腥气叫他觉得很是激动。在这些动作里，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动作，他觉得他自己现在是成了一个真正的成人了。

但是刘强忽然说：

“你不要这么搞他，搞醒了又哭的。”

奇怪得很，刘强一直在盯着前面，怎么会注意到他的呢。他的这一点秘密的感情被发觉了，并且从刘强的声音看来，他仍然不算个大人，没有资格这么抚弄孩子的——于是他的脸发烧了。“我并没有动他”，他辩解着。

刘强却没有再作声，紧张地开着车子。现在他们已经远离了照明弹的光圈。几分钟过后，他们驶上了一个山坡，在一个很隐蔽的地点停了下来。

“还说没有动哩，”一停下车子，刘强就愉快地大声说，“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没有一下子安静。”

“那么你来抱怎样呢。”王德贵生气了。

对他的这种孩子气，刘强一点也不在意，他把孩子抱了过去，在孩子的脸上亲了一下，打开车门出去了。王德贵对这个很是妒忌，——为什么你能这么动孩子，我就不能呢。但这时他发觉他的额角上刚才撞伤了，流了粘呼呼的一片血，他拿手摸了一摸，于是掏出一块破手巾来狠狠地擦了一下，同时冷笑了一声，把因孩子而来的委屈都发泄在这一声冷笑里，他就打开车门，迎着冷风下去检查车辆，并且到山坡下面找水去了。

他听见刘强的愉快的声音，他在慰问那些妇女，喊她们下车休息一会，他并且喊着孩子的母亲，显然是要她来给孩子喂奶。妇女们下了车，悄悄地、感激地说着话，又传出了那个用花格子毛巾包着头的姑娘的笑声，虽然笑得很轻，王德贵仍然一下子就听得出来了。“又笑我么？”他想，但随即他提着水壶站下了，看着山坡边上的妇女们的模模糊糊的、温暖的影子，很安慰地想：“还好，她们一个也没有负伤的——刘强这老家伙真行啊！”

在这个地方不能多休息，于是车子立刻又前进了。王德贵严肃而冷淡地又接过了孩子，坐在他的位置上；他竭力地表示出来，他对这个孩子很有点意见，他一点也不喜欢他，他才不爱管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呢！他用大衣把孩子包好，就不动他了。

可是司机刘强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紧张地赶着路，一面计算着路程。还有三百公里，天亮以前一定得赶到，而现在离天亮只有六个多小时了。车子紧紧地追随着前面的大队的车辆，迎着同样多的从后方开来的车辆，在漫天的灰尘中前进，随着防空枪的声音，车灯时亮时熄——这大队的车辆看不见尽头，一直到十几里外的山坡上，车灯都在闪耀着。但翻过了这座山坡之后，车子忽然地变得稀少了，大队的车辆在公路的交叉点上分散了，

于是在刘强他们的面前就又出现了一片黑暗的平原，和寂静的、灰白色的公路。天上的云层更浓厚，从门缝里和玻璃的缝隙里钻进来的风变得更冷，手和脚都冻得麻木了。迎着这尖利的冷风，驾驶台前玻璃上开始结了霜。在寒冷和疲困中，刘强的心里继续地闪耀着车上的那些妇女们的面孔。他现在已经是那样熟悉她们。他想：她们都穿得单薄，这一夜是很难熬的。他的老婆曾来信告诉他，她和孩子们都已经预备好了今年冬天的棉衣了，但这里的这些妇女，却还是穿着一件夹袄，而且似乎就要这样度过冬天了。这种夜里行车，要是能有车篷就好了，最好当然还要有些热水。……但他随即就对这个思想微笑了。这是在战争。……“你做了棉衣，这当然好，可是咱们这里还不能这么要求，”他想，似乎是在和他的女人辩论着。当然他的女人是不会反对他的。如果不是战争，这些妇女们在这种夜里就会喂着她们的婴儿甜蜜地睡眠，但现在呢，受点冻又有什么，她们连家都毁了。她们的男子和亲人有很多牺牲在这战争中，有很多还在前线，——每一个妇女的心里都有一段痛苦的。她们现在要迁移到后方的山里去，在那里也并不是一到达就能安住的，她们要一锄头一锄头地掘开冻得象石块一般的泥地，建立起单薄的小屋子来。这就算完了吗，不的，呼啸着的炸弹仍然要来威胁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你看一看吧——他似乎是在继续和他的女人说——看一看她们从炮火下带下来一些什么东西！几件衣服，几条炕席，几把锄头，还有两把锯子。她们中间一定有会木匠活的，她们什么都能做。有一个坛子里装着留做种子的麦粒，另外一个坛子里有一些菜籽……明年春天她们的新的田地里要发芽的！

“你看一看吧，”他说出声来了，这回他是对王德贵说，他想起了开车前他们的一点争论，“你以为老百姓安个家是简单的吗？”

王德贵沉默着，象没有听见似的。王德贵仍然不高兴。因为冷，他已经把孩子抱在胸前了。

“咱们年轻的时候，把事情总是看得简简单单，”他又说，这声音是疲倦而温暖的，“同志，不简单啊。”

“防空！”听见了防空枪，王德贵说。

刘强熄了灯驾驶着。过了一会，远远的前面有车灯亮了，他也就打开了灯，并且又来继续他的辩论。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他问。

“我又不是小孩子。”王德贵懊恼地说。

“你总归是年轻，不知道妇女在战争中受的苦处。譬如说，我们男子，我们军人这么想：我们在前方流血牺牲，你们女人不过是躲在家里罢了。吓，说得多么简单！”

“谁这么说的？”王德贵说，他现在特别不高兴老刘说他年轻。他以为这是他的讨厌的弱点。

“我们骄傲我们是一个志愿军战士，”老刘非常严肃地说，“这当然是光荣的，可是要象那样想就不对了。”

王德贵没有回答了。那个辩论进行不下去，因为王德贵其实并没有这样或那样想；老刘虽然很有经验，却没有懂得他现在的心情。他总归是不高兴别人把他当做孩子。他懊恼他没有在人们面前做出重大的事情来。在严肃而冷淡的外表下面，他的头脑里在飞翔着一些抑制不住的热烈的想象。他想象他自己驾驶着一台车，冲过了照明弹和机关枪，——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驾车，车一停下来妇女们就跳下车来跑到前面打开车门，一看，原来他在那里给孩子喂水呢；于是她们笑起来，讥诮这个男人居然会带孩子——女人们总是这样的，你会带孩子她们也讥笑——并且那个头上包着花格子毛巾的浓眉毛的姑娘，站在人们后面一声不响地偷看着他。他又想象这个孩子一到他的怀里就不哭了，车子到了地点，他的母亲来抱他了，他却不要他的母亲，哭着往他的身上扑，这时妇女们又笑起来了，他就摸摸孩子的头，说：“再会吧，小家伙，我是没法老抱你的！”他又想象，将来这孩子长大了，到中国来找他，而他那时候……

他皱着眉，摇着头来驱逐这些想象。吓，从这一点上就又证明他不是一个人成熟的人，一个人成熟的、郑重其事的人是不会象他这么胡思乱想的。

“不许胡思乱想！”他想。于是他觉得他应该去想目前的实实在在的、重要的事情，他就说：“老刘，过了下一个防空哨多加点水吧，可能水要冻的……”

可是这一次老刘没回答他。老刘注视着眼前的道路，同样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

车子再停下来的时候，情形仍然是那样的：老刘把孩子抱出去了，妇女们跳下车，热烈地说着话，王德贵则是一声不响地去路边的防空哨的棚子里找水。天气非常冷，冻得水壶都提不住，水里全是冰渣。爬在车头上上水的时候，他注意地听着附近的人们的谈话声。老刘坐在一边吸烟，笑着，做着手势，说着朝鲜话，显然很高兴自己能够说得这么好，——“他当然说得好，他来了两年哪，”王德贵想，后来他听懂了其中的一句，而这一句恰恰是说到他的，大约那个孩子的母亲问到他的年龄，老刘回答说：这年轻的同志十八岁啦。

“啊哟，”一个妇女叫着并且用中国话说：“不象的！十六，十六！”

于是好几个妇女都朝着他看着，他觉察出来她们的脸上有着那种抚爱的微笑。他的小个儿和孩子气的面孔，确实会叫人觉得他才十六岁。他一向把这个看成自己的弱点，他觉得这是因为他童年的时候生活太苦，没有父母，替人家放羊，吃不饱，而且害过一年多的疟疾病。……想起这个他心里就充满了对过去的生活的憎恨。

“我十九啦！”他在车头上站起来，气呼呼地大声说。

“十九？”那个妇女的愉快的声音说，“啊哟，没有的，没有的！”

“怎么没有的？十九啦！”他说，气愤地把水壶里剩下的冰渣